情史

一

E 46
148

鷗外

不及、則嗟歎累日、中夜展轉不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萬不從乃已、嘗戲言我死後、不能忘情世人、必當作佛度世、其佛號當云多情歡喜如來、有人稱讚名號、信心奉持、即有無數喜神前後擁護、雖遇讎敵冤家、悉變

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
我欲立情教、教誨諸衆生。
子有情於父、臣有情於君。
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
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線索。
散錢就索穿、天涯成眷屬。
若有賊害等、則自傷其情。
如覩春花發、齊生歡喜意。
盜賊必不作、奸宄必不起。
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義。

倒却情種子、天地亦混沌、
無奈我情多、無奈人情少、
余殊有此感
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

吳人龍子猶敘

敍

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首關雎。書序嬪虞之文。禮謹聘奔之別。

濟南張義婦
皇甫規妻
黃帛
劍州氏婦
吳金童妻
李真童　補貞妓

情史類畧卷一

情史類略卷一

情貞類

○○范希周　以下夫婦節義

建炎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為因饑荒嘯聚至十餘萬次年春有關西人呂忠翊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有女十七八歲為賊徒所掠汝為有族子名希周本士人年二十五六猶未娶呂監女為希周所得希周知為宦家女又有色性復和柔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册為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

多矣可用此少答之又有錢若干可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見君也飲泣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是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往驗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之表其墓曰貞烈宣撫使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富室速還其子女卒亦終身誓不再娶

始以色累動人累夫於死卒能以節動人脫夫於死世之娶婦每求美而不求賢其自爲亦拙矣

長安大昌里人有讐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俟讐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不殺其夫此女不忍其夫寧自忍也鄭雍姬之見偏矣哉

○羅敷　以下貞婦

邯鄲秦氏女名羅敷嫁邑人王仁仁爲趙王家令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其一解云日出

晝寢覺忽見此婦持利刃欲向驚起問之曰欲爲夫報仇耳朮嘿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將士召此婦出謂曰殺汝則無罪留汝則不可任汝于諸將中自擇所從婦指一人朮即賜之此婦亦大有意思惜乎不肯捐一死也然則爲歌者婦愈難矣

○美人虞 以下貞妾

項王籍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軍敗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歌數闋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和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古詩而已矣）項王泣數行下謂姬曰善事漢王姬曰妾聞忠臣不二君貞婦不二夫請先君死項王拔劍背而授之姬遂自刎姬葬處生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草

卓稼翁名田建陽人題蘇小樓辭云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不舍虞姬戚氏豪氣都休

余謂以籍之喑啞叱咤千人自廢而虞能婉順得其

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羇旅江河托迹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再合也因哽咽泣下二女曰妾久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韞櫝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容台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六禮未行諒一言已定方欲永同懽愛奈何遽生阻礙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閙彰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年少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賢岳翁）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婚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剪燈新話有聯芳樓記名媛尺牘載此

西廂記鄭郎忒薄倖聯芳樓記鄭郎忒造化

○梁意娘

右點頭亦載
此事大同小異

相從有死而已抽襪中佩刀欲自刎女驚姑留莫因抵（又無賴）疾坐閣中計事必終露乃攜婢宵遁宦家失女大駭且女已許聘一宦家至是懼事洩戒訟適家有病婢遂毒死詐稱女死殯瘞如禮莫攜女歸生二子後數年登進士授江都鄰縣尹攜妻之任因謁女父既久成厚契莫（豈生尚未娶乎吾疑之）延女父至衙設宴酒至夜呼妻子出拜前婢亦在父愕然曰爾乃在此乎此女之不肖非婿罪也但前失女時恐婿家知已托言病死自今宜謹密我亦不敢頻往來任滿別遷我自來會遂別去莫後官至方面二子俱登仕籍

書生以衣拭手何與女手事目婢授帨未免有情眷帕之酬更貽尸實門首一見出于何名女五內固已耿耿不能忘生矣特撳臉不似老作家手段耳得此無賴書生步步撒潑終諧魚水令生已有妻妻又妬婦此女作何下落危哉危哉何不思之

王生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當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從

此女節節是老手

可愛又可畏

人子乃歎曰有是哉明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疑其父不敢頻矚留連將午情莫能已篙言舟重行遲促其父助縴父去試以眼撩之少艾或羞或慍絕不相酬及唐卿他顧則又睍覷流情欲言還笑唐卿見其心眼相關神魂益蕩乃出袖中羅帕繫以胡桃其中縮同心結投擲女前女執捍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慌媿恐爲父覺頻以眼示意欲令收取女又不爲動及父收縴登舟將下艙而唐卿益躁急無措女方以鞋尖勾撥裙下徐徐拾納袖中父不覺也且掩面笑曰膽大者亦踧踖如此耶

唐卿方定色然亦陰德之矣越明復以計使父去因得通問曰以子國色兼擅巧能宜獲佳偶但文鴛彩鳳誤墮雞栖中令人不能無慨女曰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豈獨妾哉而敢生尤怨唐卿益爲歎服自是兩情雖洽然終礙父咫尺不能近體及抵秀州唐卿引試畢出院甚蚤時舟人市易未還遂使女移舟他處因私懇曰僕年方壯秦晉未諧倘不見鄙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曰陋質貧窭得配君子固所願也第苦藤野蔓難托喬松妾不敢叨君請自重唐卿撫其肩曰噫是何足較兩日來

被子亂吾方寸久矣恨不得一快豪情今天與其便而子復拒執如此望永絕矣英雄常激而死何惜此生卽當碎首子前以報隱帕之德言畢踴躍投身於河女急牽其衣裾曰姑且止當自有說唐卿回顧曰子眞憐我乎遂攜抱桃蒂間得諧私願女起自飾其髻且為生整衣曰辱君俯愛貿恥仰承一瞬之情義堅金石幸無使剩蕋殘葩空付餘香於遊水也唐卿荅曰苟得寸進敢負心盟必當貯子金屋兩相笑狎而罷是夕唐卿父母夢二黃衣人突報曰天門纔放榜郎君已首薦忽一人擘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宜黜一舉父母驚覺及揭示果見黜落少艾以為失望怏怏淚下唐卿撫慰久之方已及歸語及母詰質以實唐卿啞不敢言至次舉復領舒州首薦唐卿感女夙約遍令求訪竟莫能得益或流泛他所而唐卿遂及第

同一甸挑也猶用中展擲而不效劉堯舉一擲而卽諧然不諧者卒為夫婦而捷效者如浮萍斷梗之不可復問既損陰功徒增感念亦何輕此一擲為哉○

唐卿挑一未字之舟女且與期婚未為薄行之甚也

讀來不回結果若此也

而寘中途奪一樂矣生以老臊撥發强奪人婦而功
名反無穫何耶豈此女合爲夫人特令魏姑而令終
與然天道亦僭賞矣

〇姚月華 以下私而未及亂者

姚氏女月華少失母忽夢月輪墜於粧臺覺而大悟不
習而能至於嘗讀書白此撥管成篇詞意雙美時隨父
寓于揚子江嶲下江上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近舟有
書生楊達見其素腕褰簾結五色絲于跳脫鬢髮如鬟
玉鳳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豔冶達神蒐飛蕩因製曲序

此說從何而見

盧籍焚莊前詩取灰以客和食曰今言肝腸從此改易此飲達書腸中尚作如罵人

情之至

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所月華見達昭君怨詩愛其迴
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何情不能已遂私命
侍兒乞其舊稿揚出於非望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
後遂各以只牘往來月華每得達書有容語皆伏讀數
過燒灰入醇醪飲之謂之款中散一日達飲於姚氏酒
酣假寐月華私命侍兒送合歡竹鈿梳溫涼草文席皆
其香閨中物也達雖心蕩亦無可奈何悵然而歸次日
達奏感造不律喻糜致謝二友侍在側問曰不律喻糜
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

長恨

路兮荊榛逢人兮欲語鞈匝兮湏臾煩寃兮憑胸何時兮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瞋嗟讀之嗚咽不勝後達復至其舊院惟見雙燕交飛落英滿地而已曾整裝向江右踪跡之而竟不可得每爲友道及輙嗚嗚泣下云

○○扇肆女

福建林生弱冠市有孫翁造白扇一女嘗居肆中林生心慕其美日往買扇女疑之乘間問生日買此何爲生告以思念之故冀時覩芳容耳女見生青年美質且憐其意遺以香囊汗巾并銀簪一枝約某夕會于後門生大喜數日以待至期往候久不出生積思固已成疾又大風寒甚欲歸不捨夜半女出生不暇自顧勉强交歡遂死女頻呼不應恐爲家人所覺扶生墻下掩門而入明日隣人見生死馳報林翁翁罔知 其繇因葬之女會生即成胎母密詢之知不可諱以實告母言於翁翁怒欲殺女母曰爾富而無子止此女今幸孕倘得一子亦（說得中竅不由不听）吾嫡甥也翁然之懼人知乃棄業移居他所未幾女生子長數歲矣偶適市過林翁門林夫婦見之曰此何人

尼出入人家
斷非佳事

不答，惟時時以目顧其手，嗚咽不勝。遠因遍視之，惟指約一環而已。遠會其意，因曰：子有所遇乎？倘可致力，當力圖之。華支吾不答。苦叩不已，華度其可與謀，因長嘆曰：異香空染賈煕墻高，翠羽徒存洛川雲散，更何言哉！遠得其曲折，因曰：彼重門深鎖，握手誠難，幸有此環，容僕試籌之，可也。遂袖之而出，凝日於陳氏之門，以窺其鏬隙。俄頃一尼自其門出，跡其蹤視之，乃避塵菴之尼。遠喜曰：吾計得矣。遂尾尼至菴，出一白鏹於前曰：有事相煩，倘師能成之，當圖重報。尼扣其詳，遠曰：吾友阮郎鍾情於陳太常之女，彼此相慕，會面無期，聞師素游其門，願得良謀，以圖一晤。尼始有難色，遠懇之數四，始曰：倘有便可乘，當相報也。遂收其環而別。次日，尼清晨至太常家，見蘭着杏黃衫子，雲髻半偏，從其母掬玫瑰於庭，見尼至，驚訝曰：露尚未乾，鞵襪猶溼，師來何若此早？尼笑曰：不辭曉露而至，將有所請耳。其母問之，曰：敝菴新鑄大士寶像，翌日告成，願夫人同小姐隨喜一觀，爲青蓮生色。其母曰：女子差長，身當獨行。（說得是）時蘭方抱膝無聊，正思閒適，聞母不許，顏微哺然。尼再四從臾夫人，因

何等態度
吐嚼若玉

推生之心一死応勝乎不惱而喜矣然則催命鬼未足为憾也

此尼是媒人亦是催命鬼

手其四日朝來獨向綺窗前試探何時了此緣毋自殷
勤倚門卜不知擲破幾多錢因更出一環旋前環付尼
臨別曰師計固良第恐老毋俱臨無其隙耳尼笑曰業
已籌之小姐至菴但為倦極思睡其當有計耳尼因出
別夫人往復遠信永行數步遠已迎前遂同至所以
詩及環付之華喜不自持病立愈矣遂起櫛沐夜分以
肩輿載至尼菴匿于小軒遂寔以晨夫人及蘭果聯翩
而至尼延茶果遂同遊兩廊亭午蘭因倦不勝將欲隱
几尼謂夫人曰小姐倦極思寢耳某室清幽小姐能暫
憩而歸乎夫人許諾遂送一小室中更外為加鑰蘭入

男子殊有着事未聞婦女爽于此可疑

其內果幽雅絕倫旁設一門隱手可啟蘭正注目華自
牀後忽來蘭驚喜交加令其躡足兩情俱洽遂笑解羅
襦雖戲錦浪之遊鱗醉香叢之迷蝶亦不足喻也歡好
正濃而華忽寂然不動蘭驚起諦視聲息杳如遂惶懼
不勝推之牀壁蹶然而起遽整雲鬟毋雖訝其神色異
常第以為疾作耳遂命輿別尼而歸輿音未寂張遠及
華之兄至謂尼曰事成否尼笑曰幸不辱命遠問三郎
何在尼指其室曰猶作陽臺夢未醒耳遂推門共入喚

情史

二

E 46
148
鷗外

得十金傾成一錠以授姬求一宿是夜妓自外醉歸其人擁背而臥達旦不敢轉側妓酒醒時已天明矣問何不見喚其人曰得近一宵已爲踰福敢相犯耶後妓感其意贈以私財卒委身焉夫十金幾何然茬賣油郎亦一夕之豪也

○凌延年

淩延年卽尚書洋山公長子世襲錦衣丰神脩美豪華擅場初至白下六院未有相識故事院中名姬定情之夕例必五金最下亦三金謂之初會凌訪六院知名者

初會之語見乎此

凡三十餘人槩致五金二幣通慇勤焉且曰方欲渡江往揚州未遑識面也諸姬家甚愧荷共相傾慕恨不一見日遣人於寓中問耗及凌再至名姬爭往邀之以先至者爲榮凌以次酉連百戲俱集名震都門嘗語人曰大老官甚易做我所費纔三四百金而初會巳周矣尤與楊美兒相厚美之假母死凌爲治喪凡來弔者上客折帛白綾一端次則紬紗從人皆贈布七七作佛事費數千金

○張校

表素裏華。直是江戶兒氣象。

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矣。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褻裘表素而華其裏。少年挑撻可笑。非有他也。玄謂不然。益兩相歡。會有貴客過其主人。玄因假衣冠謁客。客與歡甚。從容言及白吏部。蓋玄之外父吏部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始悉玄始末。亟治百金裝。併婢贈之。三事若出一轍。然華學士憐才。而陳之主人。未免勢利矣。他書亦有以秋香事。混作唐子畏者。

○鴛鴦寺　雙飛寺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之客。酒令謳吟彈唱。莫不高絕。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入屏帷裏。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常密諭鉉云。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倡為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烟彩釋迦。又沒頭髮娘子。有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忽一少年踵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敕賜雙飛之寺。

情史

四

E 46
148
鷗外

○○崔護 以下再生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扃鎖矣崔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祗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

情之極也

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父喜遂以女歸之

○○買粉兒

近有一富家止生一男姿容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繇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微感之曰見愛如斯敢辭奔見遂竊許約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申於此歡踴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遂就殯發篋笥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吾兒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以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吾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恡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焉出幽明錄

眞正情德

元人傳奇有留鞋記與此事大似男為郭華女為王

情史

五

E 46
148

鷗外

二舅曾未顯然出伐然陰以紅絲繫足矣神仙從無誑語

○氤氳大使

朱起家居陽翟年踰弱冠姿韵爽逸伯氏虞部有妓女寵之艷秀明媚起甚留意綠館院各別種種碍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忽有客友詰都輦起送至郊外獨回之次路逢青巾短袍擔筇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之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笑之略偷期之秘凡仙亦會華戎配接率繇一道焉我即爲子囑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十五年而絕起歸如戒往來無阻後果十五年寵疾病而殂出清異錄

即是出雲神

有緣自合何須坤靈扇子幇襯青巾亦多事矣

○潘法成以下友媒

陳妙常宋女貞觀尼姑也年二十餘姿色出群能詩尤

善琴張于湖授臨江令途宿女貞觀見妙常驚詫以詞挑之妙常拒之甚峻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令投詞托言舊所聘定遂斷爲夫婦

○○陳詵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宴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惡極）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狠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闌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露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既而並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歡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既而終席陸

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請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即令教坊簡籍除之公得報語一小史黄塽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即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史後至顯官京師相傳以爲盛事

按牧菴名燧樞之姪也致政家居年八十時夏月沐浴有侍妾在側公因私焉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肚圍題詩于上云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未幾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

○馬光祖

有士人踰墻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府尹馬元祖（號裕齋）面試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玉應潜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强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顔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生平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揺紅記取媒人是馬公文士既幸免罪

縊于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得自感詩三首其一曰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又粧成詩云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傷花意春來到處飛又遣意云秘洞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眞可戮不肯寫昭君又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寒春入骨清獨臥愁空房䙰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所愛惜自待却非常色矣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亦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不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下獄賜自盡

毛君果不免矣　艷史

○世廟宮人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斂于宮

名同鳳稱海上行遲珠露濕洞簫品徹綵雲停娟娟旋
旋猶貞靜琉璃刻葉琅玕倆九苞僊翮時下來五色奇
文斕相映日影照耀晴飾金盛夏脩篠風滿林豔陽不
作桃李態晚歲實堅松栢心華堂清處搖新翠曾與飛
瓊翠陰會倚叢未許孳倫香措樹惟期終作配那知萬
事總非真幽芳淑質俱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綉房麗
色頒三春鳳兮偶昨來過此弄玉臺頃鳳尾死鴛鴦瓦
落野棠青孔雀屏欹土花紫感時撫舊恨悠悠碧羽璫
蕤萬古休敗砌頹垣蛩 月荒煙老樹烏啼秋 花草重
栽春又旋鏡破劍以離永分散困歌鳳尾寓深哀留與多
情後人歎

剪燈餘話

○六曼生

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遊四方年十九自
吉州還閩僦寓城東惡其囂雜妨功因稅居於委巷屋
雖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艸樹扶疎花柳間植有濠
濮間想生常散步園中吟哦自適一日偶值雙鬟導一
女郎年可十六七後園採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逡巡
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且素聞其詩名情不自禁迴盻

其夫村惡可厭淑眞抑抑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自傷其非偶也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淑眞有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又詩云火樹銀花觸目紅揭天歌吹煖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經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味此詩詞淑眞殆不貞矣

○○宇文女

唐進士宇文翃有女國色不輕許人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翃以其兄諫議正有氣焰遂以女妻璠一紅顏命薄遭此謟叟

○朱靜菴

朱靜菴海寧人尚寶卿朱祚女幼穎悟工詩嫁教諭周濟爲妻自傷非偶情見乎詞其雙鶴賦略云惟仙禽之高潔秉王雪之貞姿翔崑崙之琪樹啄玄圃之靈芝共

情史

六

E 46
148

鷗外

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別別清涼界　原不是鴛鴦一派
休算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著可在
衫又撚雙裙帶與某夫人書云玄玄叩首瀝血致啓夫
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
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廢身百體未足
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
屏中一馮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
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後鬟偷近郎側將無似
娣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
閤門坐我綠陰牀學生平於響像見空幃之寂臥是耶
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珠
顏行就塵土輿思及此慟也何如玄玄叩首叩首上復
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唯有舊朱門夕陽一
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
焚餘

戔戔居士曰讀小青諸詠雖淒惋不失氣骨憾全稿
不傳要之徑寸珊瑚更自可憐惜耳聞第二圖藏姬
家余竭力購得之娟娟楚楚如秋海棠花其衣裏珠

近世豔瀆眉史之作却見其血氣骨躁使小青見之其謂之何哉

真正